

## 第六回 姚夏封廣陵風鑿 常萬青南海朝山

詞曰：

天上鳥飛兔走，人間古往今來，沉吟屈指數英才，許多是非成敗。

富貴高樓舞榭，淒涼廢家荒臺，萬般回首化塵埃，惟有青山不改。

話言二位英雄交手相打，一個似風乘懶象，一個如酒醉斑彪。那些看的人越擠越多，把那林璋、馮旭二人嚇得戰戰兢兢，也不敢上前解勸，口中叫道：“不要打！有話說話。”正是：

亂烘烘翻江攪海，鬧嚷嚷地裂山崩。

那大漢的家丁，向湯彪道：“爺不要動手，我家爺是打不得的，乃世襲公侯的公子。”跟湯彪的家人也叫道：“爺不要相打，我家公子也是打不得的，我家老爺現任金陵總制操江。”姚夏封勸道：“俱是功臣之後。正是：蓮花白藕青荷葉，三教原來是一家。”二位英雄聽了方纔住手。

林璋、馮旭二人看見他二人不動手，十分歡喜，忙向前邀那人道：“且請入坐，請問尊姓大名。”那人笑道：“俺是山東登州府姓常，名萬青，俺高祖是高皇功臣，名遇春，祇因功高加封世襲國公之職。今奉家母之命，南海朝山進香，打從此處經過。今日是俺不是，衝撞公子，請教尊姓大名。”湯彪道：“小弟高祖也是高皇駕下功臣，姓湯名和，家父名英，小弟湯彪，家父現任總制操江。因送我叔父進京會試，今日得罪長兄，望乞恕罪。”常萬青哈哈大笑道：“俺們祖父俱是一殿之臣，今日相逢就是在會之人，真是三生有幸。”說畢大笑起來。

湯彪指定林璋道：“此位是小弟的年伯，姓林，名璋，金華府人氏。”又指著馮旭道：“此位是年伯的外甥，姓馮名旭，住在杭州，我二人同送年伯至此，不想幸遇常兄，真三生有幸。”萬青聞言大喜道：“今日天已晚了，欲待請教這位先生相相，祇怕來不及了。不若將姚先生請到小弟敝寓，將尊兄二位細細請教，不知姚先生肯允否？”姚夏封聽了滿口應承，忙忙捲起招牌，收了筆硯，包將起來，寄在對門點心店內。板凳桌子，自有人收去，隨了四人，一同而去。

走出鈔關門，來到寓處，恰好常萬青也在此住著。萬青吩咐家人，備辦酒席伺候。說罷請姚先生觀相，姚夏封觀了一會，說：“爺莫怪小子直言。”萬青道：“君子問禍不問福，吉凶禍福，但說何妨？”姚夏封道：“公爺的尊面，印堂紅光直透天堂後面殺氣，山根紅白不分，半載就要見了。那時刀兵一動，祇恨千軍萬馬之中，死裏逃生，應遍方妙。”常萬青道：“目下國家太平，那有刀兵之事。”姚夏封道：“公爺記著就是了，小子一言決不可忘，還要借左手一觀。”常萬青伸出左手，與他細細觀看，看了一會兒，便道：“現觀左掌，這般噴火甲與腥血，真乃大貴人之手也，有詩為證：天庭紅光冒火星，滿身殺氣氣沖沖。刀槍隊裏應行遍，日後名揚到處聞。”

相畢了常萬青，又將湯彪相了一會道：“天庭飽滿，一生衣祿無慮；而地閣方圓，獨秉將才有日，看來日後必做封疆大吏，決不有誣，有詩為證：

目下天倉祇取黃，一生富貴任榮昌。有朝將相權在手，方表男兒當自強。”

相畢又相馮旭，細相一會兒，說道：“馮相公莫怪小子直言。”馮旭道：“但言何妨。”夏封道：“目下天庭黑暗，必有大變；印堂不明，死裏逃生；陰氣太盛，準有五六位夫人。雖有幾件壞處，還有幾件好處，你天庭高聳，後來衣祿無虧；地閣方圓，晚年富貴定取。你過了這個土星交到三八二十四歲之外，那時夫妻團圓，腰金衣紫，他年必生貴子，目下須要小心。有詩為證：土星照命有災殃，謹防小人暗裏傷。家業凋殘猶自可，分離骨肉兆非祥。”

姚夏封相畢常、湯、馮三人，常萬青命家丁取銀子十兩謝他。夏封稱謝罷，登時酒席齊備，請他四人入席。林璋首坐，萬青、湯、馮對面坐了，四人傳杯弄盞飲了一會，酒至半酣，常萬青道：“林老伯在上，小姪有一言奉告。”林璋道：“願聞。”萬青道：“小姪欲與令甥湯兄結為金蘭好友，不知老伯可允否？”林璋道：“舍甥軟弱，全仗二位公子扶持。”萬青聽了大喜，即取了文房四寶，敘了年庚，萬青居長，湯彪第二，馮旭第三，三人同拜天地。正是：

指向南山拜友朋，朝著北海結盟昆。

山崩有日情常在，海若乾枯義不分。

三人各發誓畢，起身又與林璋見禮。依舊坐下飲酒，兄弟相稱，四個人喫到四鼓，方纔安枕。次日，林璋動身，三人送他登舟而去。這且不表，後書交代。單言常、湯、馮三人又在此地遊玩兩三日，竟向杭州去了。若逢名山勝景，便停舟賞玩，一路無辭。

那日，到了杭州，馮旭把常、湯二人邀至家中，備酒款待。馮旭進內見了母親，把送舅舅的話說了一遍，“今有常、湯二兄要進來拜見母親。”太太聽了大喜。常、湯二人拜見已畢。伯母稱呼，當日宴罷，安歇。

次日，正欲邀常、湯二人遊西湖，祇見老家人進來稟道：“錢相公到來，聞得相公回來，特來奉候。”馮旭連忙邀進廳堂，與常、湯見禮畢。各道姓名，坐下獻茶之後，錢林道：“小弟此來與兄商議舍妹之事，要上緊為妙，早早行聘過門，完了多少口舌。花文芳那廝懷恨在心，恐有風波如之奈何？”馮旭應道：“既蒙兄愛，祇是小弟沒有聘貲，為之奈何？”常萬青在旁聽見此言忙回道：“做親乃兩家情願，花姓何人敢生風波？”湯彪道：“兄長不知，”遂將馮賢弟考文，又將文芳仗勢之話告訴了一遍。萬青聞言不覺大喜道：“原來為著賢弟的婚姻，不知所費幾何？”馮旭道：“至少也得百金。”常萬青道：“不過百金，有甚大事，愚兄有一言，不知可中二位賢弟之聽否？”二人答應道：“長兄之言，怎敢不聽。”常萬青道：“既錢兄令妹取中馮賢弟，何不將弟婦早早娶回門來，成全夫妻。俺方纔聽見祇百金足矣，愚兄今相助百金。”湯彪道：“弟有此心久矣，祇是一時不能救急。”萬青大喜道：“趁俺們在此，大家喫杯喜酒。”

這萬青是個直心人，遂吩咐家丁，將包箱抬出來，取了一百兩銀子，交與馮旭。馮旭拜謝，叫家人送到後堂。自己又進內，如此這般對太太說了一遍。太太口稱難得。馮旭走將出來，對常萬青道：“家母多多致謝兄長。”萬青道：“些須小事，何勞伯母掛齒，兄弟就此言過，不必再提稱謝二字了。兄弟快把年庚開寫明白，請位先生揀個好良辰，我們要喫喜酒哩。”

當日也不去遊西湖，就在家內備酒留錢林同席，飲至更深辭去。次日，著蒼頭到先生處取了年庚，萬青、湯彪見了上面寫的本年四月十八日，上吉合天恩紫微黃道良辰，乃三堂大吉大利之辰，又選二月二十六日納聘大吉。常萬青見了大喜道：“我們祇要喫喜酒哩。”

酒，等俺南海朝山回來，再看新人罷。”說畢哈哈大笑。

此時是二月初旬，不過半月光景，就要過禮。馮旭坐了轎子先到朱輝家，將此事說了行禮吉日。朱輝道：“你請回，老天即到錢府通知便了。”馮旭辭別朱輝。即到錢林家來，迎進廳堂分賓主坐下，禮畢。用茶之後，朱輝道：“向日老夫為媒，如今令親那邊有了吉期，就把所選吉日言了一遍，尊府好預備行人。”錢林滿口稱謝道：“又勞老伯大駕，既是舍親婚娶，小姪所備不堪妝奩，還望老伯包涵。”朱輝道：“豈敢！豈敢！”當下別了錢林。錢林送出大門。朱輝又到馮旭家來，與常、湯二人相會，各各通名。馮旭稱：“年伯祇是勞動大駕”。朱輝道：“恭喜賢姪，令親那邊並無別論，可準辦大禮便了。”馮旭答應：“小姪知道。”當下朱輝別去不表。再言錢林送出朱輝，進內將朱輝之言告稟母親。太太聽了滿心歡喜。

且說翠秀聽見小姐是四月十八日過馮生門，心中好生歡喜，轉身來到樓上，對小姐說道：“恭喜小姐。”月英道：“喜從何來？”翠秀道：“婢子方纔到前邊去見太太同公子說話，今日朱翰林到來，說是馮姑爺那裏有了吉日，選定四月十八日過門。”月英聽了把頭低下，也不再問，按下不言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童仁著人打探得馮旭有了迎娶日期，心中大驚，忙至相府下轎進了內室，看見妹子，見禮坐下，忙命花有憐：“快把你大爺請來，我有要緊話與他說。”花有憐答應。

且說花文芳，自從那日考文，被錢月英把文批壞，又當著眾人出了醜態，回到府中，又被舅舅說一番，心中好不氣惱。不覺身子有些不快，一病月餘，不能離床，目下方好。那日，正在書房納悶，忽見有憐走到面前說道：“今日舅老爺到來，請大爺說話。”

花文芳聽了祇得起身進內，看見舅舅見禮，坐下。童仁道：“你一向不曾出門，可知外面新聞否？”文芳道：“外甥一病月餘，日下纔覺好些，不知外邊的新聞。”童仁道：“你不知馮旭擇了日期，四月十八親迎錢月英過門，本月二十六吉期行聘禮，你道可惱不可惱，難道你家堂堂相府尋不出一門高親麼！祇是他兩家欺人太甚，自古道：殺人可恕，情理難容。故此前來告訴賢甥，聽你決裁。”花文芳聽了舅舅這番言語，不覺心中大怒道：“舅舅，這頭親事若被馮旭奪去，誓不為人。不必舅舅費心，愚甥自有主意。正是：恨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”童仁道：“他家日期甚近，必須上緊方妥。”花文芳道：“不消舅舅過慮。”童仁起身去了。文芳送過，回到書房，叫花有憐來說道：“你可把魏臨川叫來，商議要奪馮旭這頭親事。”正是：

彈破紙窗容易補，壞人陰德最難當。

不知魏臨川來此，怎樣與花文芳議論，可奪得月英過來抑奪不過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

[返回 >> 五美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